

紀念張大千誕辰 111 周年 大千藝術藏品展



▲龕像 (局部)



▲龕像龕床

西魏大統四年 龕像 鑒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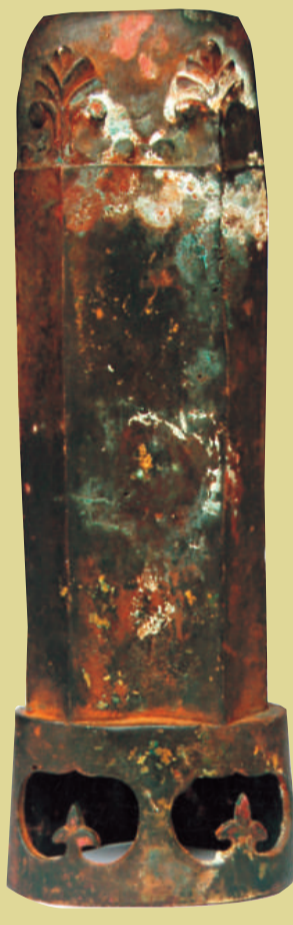
許祥派

公元534年，北魏分裂成東魏西魏，後被北齊北周取代，直到581年隋建國止，這47年史稱北朝，北朝佛像變化劇烈，豐富多彩，頗有研究價值，石佛金銅佛有的刻有銘文，可成斷代標準器。

本人藏有的大統四年龕像，下稱「大統龕像」，高230毫米，青銅整體鑄成，通體鑲金，主佛像是菩薩至尊「南北佛」，佛像髮髻式樣、持蓮花姿態，「右手持蓮稱菩薩」的提示我，將主佛身份定菩薩，她髮髻高聳，上髻扇形狀，長髮順耳下垂至肩，面相豐腴圓潤，頸粗短，鼻高眉細彎長，眼大微開下視，五官娟秀，表情莊重沉靜，流露出大慈大悲溫和清麗的高雅神韻，身著半袒式袈裟，又似再披一件略覆右肩的偏衫，胸前飾環形項圈，由粗大珠粒聯串長環珞呈X形，交叉處飾一朵五瓣花，花下二結倍下垂至座沿，左手上揚施無畏印，右掌輕握掌心向下置右腿，掌背置物似仙桃，應是含蕊將開放的佛門聖花，蓮花似有柄被握，握蓮姿勢與日本高野山金剛峰藏龕像「南北佛」的標形佛圖完全相同，北朝佛多見此造型。菩薩下穿非出水式長裙，裙紋多褶飄逸，左腳踏在右膝，右腳下垂赤足踏蓮座，半跏式坐姿端莊坐在仰覆式蓮形寶座上，圍繞主佛，高浮雕彌勒、弟子、菩薩六身協侍。諸佛菩薩的服飾紋路深刻清晰秀美，飾物精巧華麗，造型與北齊的薄衣貼體截然不同，雖具北魏遺緒，但總趨勢突出北朝濃郁特色。西魏都城長安，地處西北，受周邊遊牧民族影響，迎合當時人們的審美情趣，多數佛像臉形自此日趨豐滿，呈頭大身短，軀體略顯笨重，比例欠協調，肌體敦厚結實，展現西北少數民族身強力壯的健美體魄、粗壯肥碩新風貌，在「大統龕像」七佛型充分表現（北魏晚期的佛像也有此特徵）。



▲龕像龕床正背面



▲龕像龕床銘文

經歷1500多年無法統計的戰亂、天災、毀廟滅佛浩劫，本佛像安然無損遺傳下來，成為佛像中之珍品。西魏（535-556）統權僅21年，佛像製作本來有限，有明確紀年能成斷代標準器、通體鑲金龕像，圖錄少之又少，「大統龕像」可能是存世西魏龕形孤品，其雕塑藝術、歷史文物、科研地位舉足輕重。

龕像與「南北佛」局部相同，龕像中層浮雕博山爐、尖拱龕、守龕神、護法獅；龕床正中浮雕山神王，他竭盡全力，支撐着比他體重大數百倍的龕像，雖誇張但形象逼真，栩栩如生，給人以強烈生動的藝術感染力，全龕造型，幾乎與「南北佛」相同，此龕由左右對稱兩分龕及中間主龕構成，結構豪華俊美，氣勢雄渾。今比較資料日本國高野山金剛峰寺龕像圖頁，無明顯鑲金迹象，是薰香黑將金層遮住？是否有銘文？猜測日本寺龕像創作年代比「大統龕像」早，如是則為「大統龕像」製作的範本，也許兩龕像先後同出一作坊，值得佛教界、學術界探究。

本人藏龕像龕床各處厚度約3毫米，龕體中空鑲至龕眉，體壁多較薄，製作技術精湛，敲聲微沉，手感柔和不扎手，握着感覺重沉沉，應是造像者對佛的虔誠把金銀首飾貴重金屬獻給佛像，材料含一定數量黃金，比重大於青銅。（龕像質量1.2公斤）

鑲金：金層厚薄不均，大部分厚實，全部沉穩附着牢固，表面少許紅綠鏽、傳世品薰香黑較多，露金部位是供奉者用手觸摸所致，色澤微泛赤，呈寶光閃爍、金碧輝煌。（所附之圖沒能如真反映色澤）「大統龕像」的鑲金工藝屬失傳已久的「水銀蒸發法」。

銘文：「大統四年佛弟子肖元上……像一區」20字，一字擦損不能辨，有的筆者不認識，從字形結構，字迹自然蒼勁，字劃流暢活潑，以刀代筆、深刻遊刃入木三分有餘，綜合諸多因素判斷，銘文記載年款正宗，如後人偽刻，何不刻上南朝款。



▲《松下高士圖》

絹本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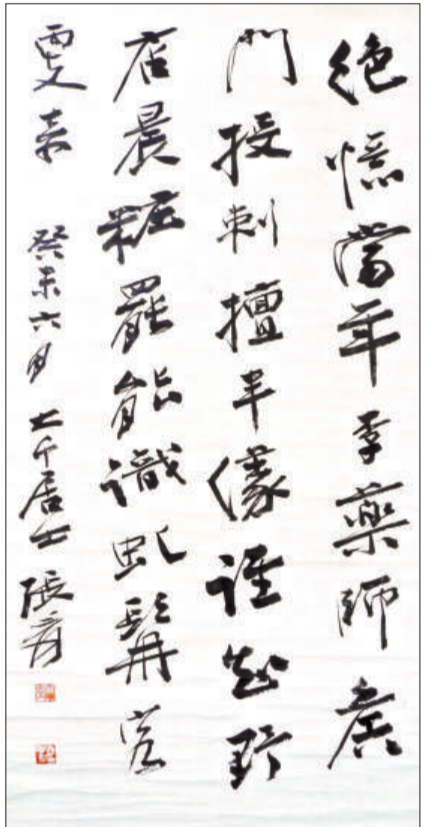
▲《松下高士》

紙本



▲《春山訪友圖》

紙本



▲《書法》



日本高野山金剛峰藏龕像



▲《荷塘圖》

金箋紙本